

皇明文衡

一二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二

雜著

綱目凡例考異

汪充寬

或問春秋凡例子朱子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所為也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尚不能措一辭而三傳各立凡例後之言春秋者又各立例殆將數十百家言人人殊學者將安取衷哉子朱子筆削資治通鑑為綱目褒貶去取一準春秋書法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名號以正名紀卽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薨以叙始終書篡弑廢徙以計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

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
災祥以垂勸戒片言隻字如持權衡以較輕重銖積黍分芒
忽靡忒故手筆凡例一卷備列所以筆削之法學者據此以
求綱目之旨不須更設註脚而史外傳心之要典瞭然在目
如眎諸掌與傳者之自立例以言春秋蓋不需壤翅矣然魯
齋王公刊之金華敬所文君刊之宣城而傳之未廣也至元
丁丑友人倪仲弘偶得於其友朱平仲遂以示余余喜其有
益於後學欲鋟棗俾遠其傳海寧任用和以其子從余遊聞
而樂之廼刻諸家塾余因考其同異以附於後并識其所從
來之顛末於卷首云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徐一夔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

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
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
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牂者以此所以不他
見者疑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
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臣室得古墓一內有
誌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
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塋於此所載
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
殄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絕若無稱帝
改元事當唐明宗卽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
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致使鏐還朝致誣昭遇稱臣舞
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蓋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歲實為明

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寶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在重誨既死之後改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直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俊者以分言之陪臣爾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絕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遠故老所云蓋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鏐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錄所見以備歐史之一證云爾

深衣考

朱右

上古巢居穴處間衣鳥獸之皮以自蔽軒轅氏作制衣裳以

示象公侯等數上下不紊自夫王澤一熄羸劉迭興古制茫
昧曲臺講禮僅存深衣一篇鄭氏箋註既有未當世代沿革
襲以成俗無復復古之意矣宋司馬文正公始製深衣為燕
居常服士大夫徃徃效之紹興間太常博士王普著深衣制
度追合古人文公朱子脩入家禮趙公汝梅又著深衣說明
白簡易未免互有得失近世天台牟氏仲裴刊誤慈溪馮氏
公亮考證皆有發明右生也晚不獲承諸君子緒論而竊有
志焉輒攷禮經及先儒諸氏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今可服庶
幾好古博雅者有所稽而不惑於紛紜之議作深衣考

深衣之制

以白織布爲之

古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今人爲布無升數

當用細密布潔白者

度用指尺

取各人中指中節以兩尖相距爲寸今人用折尺亦彷彿衣二幅屈其中爲四幅

前後長居身三之一強自領至要王氏謂衣二尺二寸則恐傷太長當掖下則裁至格外屬於袂

衽二幅

衽說文曰衣衽注交衽爲衿爾雅衣皆爲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邊有緣則深衣有衽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爲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深衣衽當旁王氏謂衿下施衿趙氏謂上六幅皆是也

裳十二幅

長與身等經曰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王藻曰深衣要半下
齊倍要宜用布六幅斜裁上廣六寸下廣尺有二寸上屬
於衣當要若人體大小又隨宜而廣狹之

格之高下可以運肘

格音各

格衣袂當掖之縫也

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

袂與格平

袂袂口也舊制尺有二寸今時制宜稍小

袂中及齊與身參而圓之

齊音咨

齊謂袂下當縫處經曰袂圓以應規

要七尺二寸

當裳之上際王氏謂要中三蓋袂尺有二寸圓之爲二

尺四寸則要七尺三寸

袷二寸交而方袷音劫

袷交領也玉藻曰深衣袷二寸注曲領也經曰曲袷如規以應方

鉤邊續袷

邊謂邊縫也袷邊斜幅既無旁屬別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袷下若今之貼經曰續袷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袷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袷之衣或有袷亦加鉤邊則於袷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之以俟知者馮氏謂鉤邊乃要間當縫處亦非也

緣廣寸半

緣純也領與袷口齊邊皆緣經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續

具父母純以青孤子純以素今人常居年老宜緣以皂

結之

切毛

負繩及踝以應直

踝胡瓦切

謂自領下衣與裳連縫直不如繩今之背縫也

下齊如權衡以應準

齊衣下縫也

帶黃四寸

以白繪夾縫之其長圍要而結於前復通屈四寸爲兩細垂其餘爲紳玉藻曰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注終克也辟緣也克辟盡緣之也細兩耳也天子諸侯從要後至紳皆緣之大夫緣其兩耳及紳士惟緣其紳爾餘皆不緣也

紳長三尺辟二寸

辟音壁

辟邊緣也兩旁各廣一寸爲二寸

約用組三寸

組綬屬以絲爲之帶廣難紹而易解故用組其細而約之

冠用緇布

緇黑色宜用烏紗而加漆焉上有辟積五 向左爲吉加武卷於冠後今人屬武於冠前有純如今人加夾於額者簪用象橫貫之

幅巾加于冠

古冠無巾今人加以巾覆之中用烏紗方幅似今頭巾但直縫其頂而殺其兩端兩

屨用白

古者屨順裳色夏布屨冬皮屨士冠禮曰玄端黑屨素持
白屨則洙衣屨宜用白紵纒純用緇紵屨頭飾用條或用
繪屈爲之纒牙底相接之縫亦綴以條以爲行戒純屨緣
口也或黑屨則飾以青又著綦屨繫也其色同上切其施

切

申屠子迪毀曹操廟文

唐肅

操之不臣於漢天下後世莫不知也而夷陵獨有廟夷陵之
民皆愚邪夷陵自有廟來國不一姓官不一人而未有毀之
者凡仕於夷陵者皆愚邪非也夷陵之民不皆愚或知毀而
不能毀者力不逮也仕於夷陵者亦不皆愚或可毀而不敢
毀者勇不勝私也雖然知毀而不能毀非愚也可毀而不毀

者誠愚也申屠公以一介吏獨有事於此視之民則力足以有爲視之官則勇足以勝私不流于俗不惑于禍使愚者駭不愚者悅也得非偉歟嗚呼操之鬼遠矣雖毀之不足以誅之然公之爲亦非以誅操也欲後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懼也

書博雞者事

高啓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嫌守即誣守納已賕使者遂逮守脇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遨于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昔素名勇徒能藉貧孱者耳彼豪民恃其貴誣去

賢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和博雞者曰諾卽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捽下提歐之奴驚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摩腹擁豪民馬前反接徇諸市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僮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侯吾行市畢卽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遂杖殺其父不敢動稍歛衆以去袁人相聚從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譏汚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

汝廬哉汝家矣豪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
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
寃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
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為理乃與其
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慙追受其牒為復守官而黜
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高子曰余在史館聞翰
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雞者之事觀袁守雖得民然自喜輕上
其禍非外至也臧使者枉用三尺以讎一言之憾固賊輜之
士哉第為上者不能察使匹夫攘袂羣起以伸其憤識者固
知元政紊弛而變興自下之漸矣

志夢

余與同郡謝玄懿俱在

內府教胄子今年正月十一日之夜啓夢與玄懿晨候

午門若將趨朝者有揖余二人言曰二君當遷且顧國子祭
酒梁公曰諸生盡以屬公余愕曰得無有遠調乎曰不然煩
傳開平王爾旣寤明日以告玄懿私相與識之越三日旣望
故事當率諸生入覲方叙立右順門內梁公傳旨下曰
勅諸生出受業太學二君俟後命言旣引諸生去啓亦隨
出明旦將朝中使急召啓二人曰有旨命開平王二子侍
學東宮俾爾授之經宜趨入玄懿顧余笑其歎其夢之神
也二月二十日之夜玄懿夢與啓同被召至

上所上授以一紙若告身者玄懿受而忘拜竊視其文有翰
林院三字焉繼授啓啓拜受之明日以告啓亦私相與識之
越六日

上御奉天門宰執並侍小黃門召啓陞

上顧中書右丞汪公曰諸儒在學久且皆有文行而今以布衣遊吾門可乎汝亟以翰林之職處之因趣謝時玄懿以事出獨不得拜焉明日遂各授職有差而啓與玄懿皆得編脩官云於是益共歎其夢之神也七月十五日之夜玄懿母夫人林氏夢中使昇二櫺授兩家發各有白金在焉其家捧視則化爲炭間以告吾婦余與玄懿聞之竊怪其說稍隱不若向二夢之著又不知玄懿所得獨化爲炭何也然亦私相與識之至二十八日暮出院還舍有控馬馳召余二人

上御闕樓俟焉既見獎諭良久面拜啓戶部侍郎玄懿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理財且不敢驟膺重任辭去玄懿亦辭上卽命允各賜內帑白金命左丞相宜國公給牒放還於鄉